



豫 剧

眼往远处看

馮金堂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是以进一步貫徹建設社会主义地总路錢为內容，向社員进行扩大公共积累，投入再生产，尽一切力量爭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教育。

剧中所描写的是，麦季丰收以后，某些社員眼光短淺，不从長远利益着想，認為大干一冬一春，現在空前大丰收，應該多分粮、錢，少留公积金，过过富裕日子，因此对农業社多留少分扩大公共积累的予分精神不通，甚至还有个别社員想瞒产私分。后在多数群众的反对和党的教育下，批判了这种錯誤思想，社会主义热情更加高漲，一致拥护扩大公共积累，加速社建設新农村。

眼往远处看 （豫 剧）

馮金堂 著

扶溝泛区豫剧团演出本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）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地方国营郑州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書店發行

*

豫总書号：1152

787×1092耗 1/40 · 1 $\frac{1}{5}$ 印張 · 24,000字

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85册

統一書号：T10105.233

定价：（7）0.12元

時間：一九五八年夏季。

地址：河南某農村。

人物：

王二怪（王） 35岁，社員。

張鳳仙（仙） 34岁，二怪的妻子。

何巧英（英） 19岁，團員，生产队
婦女隊長。

王三喜（喜） 20岁，生产队里會
計，英的未婚夫。

何成彬（何） 36岁，生产隊長。

刘忠誠（刘） 32岁，社支書

第 一 場

〔幕啓。

〔二幕前，王二怪束着搭包，身披外衣，心情愉快地上。

王：（快板）毛主席指示往下傳，
綱要提前叫實現，
号召一声人心動，
干劲如虎下高山。

不管女不管男，
挖塘修渠积肥齐向前，
大干一冬又一春，
来了幸福丰收年。
四坡麦子長得好，
塊塊整齐平坦坦；
东坡麦子四三八，
叫人看着真喜欢，
人站里边看不见，
風一吹麦浪往上翻；
西坡是塊白玉皮，
長得茂密实在严，
壠头厚得鑽不进鳥，
一墩一镰割不完；
南坡那塊碧碼一，
叫人看着更眼饞，
穗头都象小棒槌，
搯一穗拿着沉甸甸，
一穗就揉一把籽，
圓滾滾起明發亮金閃閃，
每亩評产七百斤，
我看还評圈里边。

（笑）哈哈！毛主席号召叫躍进，这一指示真不簡單，俺队里这一季麦，就能超过去年全年打粮食兩倍。苦战一冬，大干一春，虽然受了劳累，看着这麦也算值过。現在全面大躍进，麦子長这么

好，分錢分糧总也得來个大躍進，錢多糧廣（興奮地），情挽住鬍子喝蜜啦！

（愉快地）

（流水）麦子長得好排場，

丰收有了大指望，

農業社全面大躍進，

丰收多分錢和糧。

分錢多來分糧廣，

添置几件新衣裳，

吃穿花錢都富裕，

生活一躍大變樣。

社里買來汽車后，

出去參觀我坐上，

好叫人家都看看，

也給俺社里裝裝光。

有汽車不用腿跑路，（興奮得裝坐汽車的樣子）

（不覺）到那時吃不浪當以浪當

（比着樂得轉个圈子，劉支書在他說時上，和王撞个滿懷）。

劉：（笑）二怪哥，你在做什么？

王：（羞笑）劉支書，我沒做什么。是看到俺隊里麦子好，喜歡迷了，想着學將來還要坐汽車哩！

劉：哈哈！坐汽車并不是理想了，馬上就成了現實。富裕了不光買汽車，還買拖拉機、收割機，給咱收種呢！

王：（拍手贊成地）呀呀，那更需要了，往后光指望人力畜力是不济用了，把人赶得一滑子放几个屁，活也做不完，这些天叫人累得可真夠呛。像农場那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一样，真得勁。今年咱收麦后弄一台就不多。

刘：（笑）买机器你很高兴呀？

王：（直爽地）甭說我高兴，怕沒一个人不高兴，这时能买回来才好哩！

刘：只要都高兴咱就买；昨日晚上开会，公布預分賬你去了沒有？

王：沒有去，我到地护麦去了。（不在乎地）买机器該买就买嘛，管分粮食做啥？开会不开会我向来不問。

刘：好好，努力干吧，想用机器也快，只要……。（內喊：刘支書县机械厂有电话！刘答应后，又急向王）你同意买机器，咱已向工厂訂購了。（急下）

王：（望刘下场，唱流水）

听一言来喜洋洋，

往后淨过好时光，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

南風吹得心舒暢，

扑臉一股麦香味，

喉嚨眼伸出手来，

——光想嚐嚐！

昨日晚上开会公布麦季預分賬目，我沒

去听，听说榜贴出来啦，我去看看今年能分多少麦子。（愉快地下）

〔二幕啓：村庄街道两旁有整整齐齐的树木，牆上泥着粉白石灰，左边写着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标语；右边写着“苦战三年，十年规划一年实现”的口号。另贴有公布预分榜。

〔巧英拿着毛笔、墨盒上。

英：（唱二八）如今妇女干活凶，

各项工作比武能，

意志都学刘胡兰，

干劲赛过穆桂英，

挖塘修渠都抢先，

星星当火月当灯。

提的口号很响亮，

为建设都要当尖兵，

咬紧牙关要苦战，

把社会主义来建成。

要求少分叫多留，

扩大积累在社中。

昨日晚公布预分账，

个个都是笑盈盈，

怕有人对账不明白，

又贴榜公布大街中。

刚才我把榜观看，

二怪哥预分数与别人不同。

办公室里查底賬，
原来是三喜哥沒写清，
張明的数写到怪哥名下，
怪哥家的数字写給張明。
兩家人口虽一样，
有大有小标准不相同，
好則榜是剛貼出，
要把差錯快更正。
(用笔改数字)

王：(上唱流水)麦子丰产加兩翻，
不用看分麦数不簡單，
去年分麦六百五，
今年頂少分一千！(發現英改数)

巧英，这是咋搞的呀？我总共分麦六百斤，還沒去年多是咋回事呀？

英：(笑)二怪哥，你那数字錯了正在改。这几天三喜哥熬的暈了，沒注意数字填錯行了，張明分的数字写到你名下，你分的数写給張明啦！

王：干啥吃的不操心，办事馬馬虎虎。(又看發疑)我咋看着这数字都不对呀？今年是咋分法？

英：本着勤儉節約支援社会主义建設和积累資金扩大再生产的精神，夠吃为标准。三喜哥沒向你談过嗎？

王：他只顧忙着算賬，和我談啥，反正是…
…。(欲下)

英：（忙攔王，唱流水）

既然他沒向你講，
我來向你說其詳，
為了擴大公積金，
分紅還在去年基礎上，
大口留麥一百二，
人按大小來定量，
您五口大人六百斤，
另有一百斤獎勵糧，
比去年多分八十斤，
您的生活還是富強。

王：（嘸咀不樂，唱緊打慢唱）

現在我不是瞪眼睛，
數字一點沒看差，
大口麥季一百二，
豐收不多分為什麼？
若真這樣分下去，
苦幹半年豈不白搭？（氣下）

英：（忙追喊）二怪哥，甭走！還有話向你說。（見王不回，自言自語）真是怕處有鬼，叫三喜哥早點向他談談，怎麼沒和他談呢？（沉思一下）我得趕快把這數字改好，去好好給他談談。（又改）

喜：（上，唱流水）南風吹來麥梢黃，
滿坡金海麥翻浪，
男女生產勁頭大，
麥子長得多排場。

扩大积累沒問題，

实现机械化有保障！

（英改完榜在看）巧英，数字改好啦？快去把張明他几家卖猪的錢拿过来，顆粒肥料厂等着买化肥做肥料。

英：三喜哥，先甭慌，前天我給你說那件事你……

喜：（笑）巧英你怎么还不放心？你一說我不就答应了嗎。

英：光咀答应心沒在那等于白搭！

喜：巧英，为这事还能叫給你賭个咒嗎？男子大丈夫說到就得办到。

英：（怀疑地問）你办到的啥呀？

喜：不是晚婚那事嗎？你提出不把社会主义建成不結婚，我自己答应不算，还打通咱……

英：（羞笑）看你这人把話又說到那里去了，誰問你这事啦？

喜：（不解地）別的还有啥事啊？

英：（唱流水）今年咱队預分粮，

我們老早就醞釀，

扩大积累要搞好，

总路綫教育是条綱，

扩大积累的重要性，

要向队员反复講，

政治工作走前面，

分工包干抓思想，

別的隊員熱情都很高，

二怪哥你同他談的怎麼樣？

喜：啊！褲襠里放屁兩岔了，原你問的是這事呀？擴大積累趕快實現機械化，建設社會主義，誰還能不同意。經過社會主義大教育，人的思想都提高啦，我想着二怪哥他也沒話說。因為事忙，我沒顧上和他談，大約也不會出啥問題。

英：（接唱）人的覺悟有高低，

這樣說法不恰當。

昨夜晚公布預分糧，（行弦）

喜：都是歡歡喜喜的討論，你沒聽說嗎，苦戰三年要把社會主義建成。他們還編了快板呢：公共積累是法寶，擴大生產离不了，只有擴大公積金，幸福根子才扎牢！一直討論到底情緒都很高，並沒聽到一人反映說擴大積累不好。

英：（接唱）二怪哥開會沒在場。

勤儉持家勤儉辦社他不認識，

提足勁單等麥後多分糧，

剛才一看榜分的少不合理想，

他又是氣又是急心中發慌。

喜：啊！原來他是想多留點糧食過好日子，不想擴大再生產早點建成社會主義呀！你咋不問問他學習總路線了沒有？

英：（接唱）道理他還沒弄懂，

氣呼呼邊走邊嘟囔，

他这种思想是錯誤，
也怨咱教育工作沒配上。

喜：（唱流水）多留少分都情願，
是群众要求民主办，
只要是眼往远看路走正，
事先沒談也無关，
搞工作遇見一人不趁意，
个别去講也太麻煩，
大江大海都过去，
水道眼还能翻了船。

英：（唱二八）事情不能看簡單，
人的思想不一般，
二怪哥不断大声喊，
苦干为多分粮和錢，
若不对他多帮助，
他对社都有偏，
鳴放时社員說你沒耐心，
要不改正可不粘。

喜：巧英，群众貼我的大字报，說我沒耐心，
意見很正确，我可是改的不少了。

英：你改倒是改了，改的还不徹底，还应当
徹底去改。

喜：你放心吧，巧英，我一定耐心和他說。

英：走，咱一塊去吧！

喜：甬慌！那几戶卖猪的錢投資生产，他們
說叫你去說句話就交队里。顆粒肥料厂
套好車等着去拉化肥，你快去把錢拿过

来，叫拉肥料的走了，咱再去和二怪哥談。

英：（笑）怎么非叫我去拿不中？

喜：你在人家跟前威信高嗎？（逗趣）人家都爱你呀！

英：（笑）走，快走！說別的我撕你那嘴。

（同下）

（幕落）

第 二 場

〔二怪的家。院中有树，树旁是猪圈，靠后一些是房子。〕

〔幕啓：張鳳仙束着圍裙，手拿着一付断套从廚房走出。〕

仙：（唱慢板）太陽出来照西牆，

金閃閃滿院放紅光，

明他爹夜里去看坡，

天到这时还没回庄。

刘五送来一付断套，

叫他拾掇去結上。

我把飯儿做停当，

猪娃哼哼乱叫嚷，

（慢送板）（將套扔下到猪圈前）

（流水）小猪小猪你餓了，

不要叫喚不要慌，

吃過飯我把鍋刷了，
就要喂你充飢腸，
三頭豬買來沒多久，
一個個吃得肥又光，
人人幸福生活好，
社里六畜也興旺，
正月間賣了豬兩頭，
賣那錢投資會計上，
社里有錢買肥料，
麥子長的叫入喜得慌，
毛主席指示多養豬，
真正是農業副業都加強，
開會講擴大公積金，
投入再生產理應當，
上一次開展評比會，
評俺為三等模範我臉無光，
今後要再加把勁，
爭取頭等模範當。
該吃飯去把明他爹叫，

王：（急上接唱）真能叫人氣斷腸。

（氣勢凶凶地往旁邊一蹲，用手托住嘴
下巴）

仙：（莫明其妙地）看你這人，進家來帶個
吊孝臉，誰家小孩又招燎麥吃，給人家
吵嘴啦？

王：（唉一聲扭了一下臉）

仙：（忙又到這邊問）小明他爹，快吃飯

吧，刘五送来一付断套，叫你拾掇拾掇，吃了飯我还等着刷鍋喂猪哩！

王：（拍腿站起）猪不喂它！明天一下子卖光、卖淨、一个不留。

仙：（怀疑地自語）这是为了啥呀？（沉思）啊！（向王）你是看这两天小明沒給猪剜菜呀？他不是这两天要考試功課沒時間了。咱儲藏那树叶还多哩！

王：你再甭胡問八問的，真來煩瑣？

仙：哼，我看你呀，狗咬扁屎的，不識人敬！进家來气得像吹猪的样，到底是誰咋了你啦？別沒窟窿繁蛆，在我身上煞惡气。

王：（緩了口气）鳳仙，昨日晚上是誰開的會？今年分麥是咋分法？

仙：（醒悟地）啊！鬧了半天，你是問這呀？

（唱流水）明他爹不知听我講，

昨晚上開的會我記心上，

三喜會場作報告，

發展農業指方向，

多留少分叫討論，

擴大積累儲備糧。

熱火朝天齊討論，

爭着發言都開腔。

王：討論時人家都咋說？

仙：你是不知道，都是吵着叫投坳垃！

王：（煩躁地）砸磚頭哩，還投坳垃！我是

問你人家都咋打算，你怎么給我胡扯起来了。

仙：（噉咀）哎喲喲，整天价还夸你懂的多，連这你就不知道呀！投坷垃就是把今年增产的粮食全部投入再生产。

（唱流水）爭取要上光荣榜，
千万你別去唧噥，
上一次为你鬧情緒，
一等模范沒評上。

这次再別說落后話，
先进思想要加强。

王：你是咋說法？

仙：对扩大积累，我比誰發言都積極。

王：呸！真沒一点主心骨。

仙：人家都轟轟烈烈的積極支持扩大积累要是你在那嘛，兴許比我还热情哩！

王：隊長成彬是怎样說法？

仙：隊長說叫大家好好想想，这是党的政策，別的他也沒說啥呀？

王：叫分这么少，隊長他也不一定会同意，我得去找刘支書談談。

仙：算了吧，扩大积累是为了社会主义，为了大家，你別去当促退派。队委員、社員、大家都通过了，你为啥偏偏要反对。三喜还說，誰有意見，叫去找他。三喜說話又不留情，叫他知道了，又該……

王：（不服气地）他也不能把誰吃了！有意見不能不叫提，我去找他。（欲下）

仙：（忙攔王）哎呀呀，老天爷哟！你是誠心想往我臉上抹灰不是？大家都同意多留少分，你去找支書哩，別不知道丟人了。我在会上發了言，不分給一点也中，你却光嫌分的少，你咋不爭气哩！

王：（推仙，唱紧二八）如今办事講民主，
这事我可真不服，
我定去把三喜找，
問問他多打糧反少分裝啥糊塗。

（甩掉仙，仙又扑上去拉住）

何：（上，見狀劝解）二怪，你倆又为啥事磨嘴了？赶快吃飯吧，吃过飯还往丰产玉米地送糞啦。

王：送糞？不送，我……

仙：（怕暴露落后思想）隊長，我今日早起沒去地干活，惹他生气了。只因俺媽沒在家，沒人做飯，要不咋能不下地。就因为这惹了他，我正拉住叫他吃飯。

何：（笑，批評王）二怪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鳳仙她……

仙：隊長，这不怨他，都怪我……

何：那也值不得不吃飯呀！快吃飯吧，抓紧时间收麦前把糞送到地里，麦后就不操送糞的心了，这样就能保住玉米丰收。